

淨

德

集

淨

淨德集卷十三

宋

呂

陶

撰

序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缺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材以文章雖因

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
中百憲具葺文化寢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
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
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歌以爲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倣
是故飲食燕樂且將厚意庶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
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髮髯雖加繁飾愈於闕而不
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
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旣試于有司而薦之
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

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
公洎集賢俞公中祕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
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平昔
士大夫賡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
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懇
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駕明
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
苟名第爲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慎行可以式俗此諸
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旣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

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
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
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既燕之遂以詩贈之且
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
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洎僚屬賓從及其
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尚光輝一時昔王起
三領貢籍周舉作詩以賀起亦答之時一榜進士盧肇

而下二十二人盡能賡唱後世好事者撫其本末紀爲
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
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
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藁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
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
南退居類藁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安與也夫君
子之學始于治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規于辭采

章句而謂之文乎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責功于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于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鉤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于君孝于親信于朋友仁于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于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慶歷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曰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世主安得不慎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爲斯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欲鞭笞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調用於邊猶不能贍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力平寇孽以兵費爲先務而異鐻聚斂媚上乃執大政

雖裴度崔羣諫輒不聽用上下羣情爲之震駭而元和治體亦寢衰矣吾朝舉海域之廣利源貨法一制于上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陞嚮順歲有常賜三載禋賚萬官冗祿尙方之用時或不曾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方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多貸於民歎譏相仍十室九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少損嗚呼用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利權誰可屬任耶上嗣位之九月親廟聽斷遠猷庶政

究索講舉元臣舊德簡擢信任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賁飾諸外歷輔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有阜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荀卿書雖雜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又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躋富壽也推而措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

公之行簡

送并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釁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置府之法不可少倣前世而

聚豪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歛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毛而廩帑無數歲之積耗於兵者十常四五夫耕而殍溝塗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貪平居搖搖焉惟恩賚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議賞嘉祐之末見之而可爲太息也有偷生之色無敢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曾莫是恤或匹夫之勇或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遽

假以美官重賦而措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以副一道之經制夫小人之情好推其類而歸心焉有唐方鎮之變鮮不由此御兵之道宜爾耶恭惟圖任元臣總握樞柄賴其深謀奧畧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立成富彊不拔之勢偉乎盛哉惟公忠純貞亮卓然當世出處中外率本大節無好名懼謗之意不爲苟簡自安之策蚤夜孜孜爲朝廷畫宏遠無窮之計豈非信道篤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歟上嗣位之二年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將付之鉅任所以塞天下之望

而仰成重德也夫如是則畢天下之事不足爲了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大君子盡所以致身行己之道無負而後已也向之所謂難者俄而易也四夷可懷也生民可福也萬世之利可享也昔漢宣帝厲精求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頗稱其意上下相安莫敢苟且又嘗陳五兵之要諫擊匈奴右地言行計從有三世稱藩之效唐憲宗憤國勢之陵蕩奮英武削亂階而裴度抗志決策以靖盤結之禮姦臣兇將蓄銳喪氣憚其威稜二十年間王室繫之輕重以古揆今而觀聖賢

海內集 卷三 一
之會則公之勲誼德業豈特借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
史必能書其詳

送田密學元均赴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
涖宰府鄉之稚耄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發於
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諧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
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
幾中和之政流聞于無窮爾

送曾子山序

待士之薄補吏之輕今天下之公患也採以章句之學
秩以斗升之祿合賢不肖而一焉以日月爲勞而位焉
幸雖小人能苟容媮合則進而得騁不幸雖君子有毫
毛之缺則見廢於世故世而居小官者舉皆以簿書期
會冗末勞賤之役爲任其施爲思索一不敢外繩墨甚
者至於俯仰步趨亦習其柔痺寒弱之態辦於是謂之
材安於是謂之分舍是以爲好高取異往往乘而蹈禍
以躓其終身君子處之而顧其勢之如此也雖有偉特
閎遠之心必養之以蒙納之以蓄庶乎有待焉爾非敢

苟於時也臨川曾子山識明氣勁以名節自礪一命爲尉銅梁而處已慮事外若混混於流俗中則瑩然以清每語及當世利害必感慨引論有愛君援民之意豈非所謂有待者耶夫行植於初必裕於終誠發於言必著於事予乃知子山將有立於今也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五旬不陷自是搢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備稍

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旣喉而藩其勢孰禦將臣之出守者縮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圯弗顧焉能率職况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

百會其入總十有三萬欲賦于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困以勞肌將不膏欲籍于兵則給役無幾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于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爲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己而

處孰謂知變矧爲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羨卒千人致廩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輔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爲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救不革元元疇依則利固有大于城害固有大于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烏可涯哉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圯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道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榛棘間行獻禮訖事棄而去攷諸圖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未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撫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民之利者歟又豈非丘陵川谷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尚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

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
 報不黷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
 有功也太守司民甘苦務寧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
 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
 愧矣十二月五日

重修成都西樓記 原註代呂公弼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
 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
 治得其道皆能樂生于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

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既而
 普淖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
 之寒者或溫其軀野農晝嬉廛叟夜娛皞皞然不知其
 從來若處于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蒙福
 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
 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
 林園之勝地登臨闢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
 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
 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

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圯梁椳腐燒遠
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修舊起廢悅民便俗
之理然議者重于興作欲改豎廳舍予以爲斯樓之建
亦四州故事一日乘毀輒易民其謂何乃辦材鳩功因
而新之不賦于民不耗于公未踰月而事具觀夫魏構
山立重楹翬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奐麗疑若天
設旣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園囿臺沼
之勝不與民共孟子譏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
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拂其欲則是役也庶不

爲孟子所譏耳因筆爲記云

集真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騫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
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
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
駮去掃蕩之志爲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慤崇
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
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棘屹然其間者集
真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

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
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旬希廣多出緡錢以繕緝乃
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
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
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圯不壞
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
血食無愧自天子達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
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歷
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
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
懇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
也記集真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淨德集卷十三

淨德集卷十四

宋

呂

陶

撰

記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真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
 分上惻然動心以為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
 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
 元元于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
 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

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滋起土俗凋困惟九
河公洎公相與謀議作爲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
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爲天下最實公
有以助之也旣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爲疑公請連
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
有立于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
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帥厚以按
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于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
人之瞻也恭惟真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

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
警戒以蜀爲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
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
非推已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已濟
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
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爲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爲
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
出處之本末勲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
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

儒者知治體風槩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于祖構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盈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黨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

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劔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

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
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卽
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
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
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
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
雩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
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
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

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
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于
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
本之仁義其文莫賅于經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
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矜誦
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
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
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
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爲之用治軍抗武于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爲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爲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爲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縣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貨貨以蕃財

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爲外府北倚劔閣險絕天下東連獐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曠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于上澤壅不流經制燼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軌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爲之

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響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眾旁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旣平吳欲去州郡兵以銜治安雖山濤慮欽力陳大本以爲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旣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

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于此不獨爲蜀之計乃爲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爲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爲世法孔子序錄附于王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與訓蓋亦國之

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敘本末及其歲月云熙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尚書真像記

嘗觀西漢之興高祖勤于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于朝藏籍于廟示以帶礪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寢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傭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而先烈因隳沒也永言堂構舊

穫之論宜爲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尚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爲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于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總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之丘隴而展省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黨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闊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歲月緜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念于是繪公真像于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閭之觀

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于盛時能以道德致位八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既蕃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于國爲名臣于鄉爲先生存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公之風用自飭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郡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溢激又潰而五霖潦間作橫流散漫高則沒丘壟下則漂田廬止者患溺行者苦濘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潤不能浸遠求壩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旣守郡深卹隱弊加意于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于兵以致力則無羨卒欲出于廩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

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飫可任以事
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爲
巨槌制導異派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
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
無慮五千家其爲利亦博矣誠能講葺以時久且完固
雖或亢沴歲望庶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
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
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
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鑿智飾巧僞背天理反

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
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斂百出
於農耕夫日夜劬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
籍而歉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務於政最切上
之人苟置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
以忠厚治常先民急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
德愛爲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
王仲通之於芍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
堰者可畧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象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于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尙恂恂小州胸中之

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冒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于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詣予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真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

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講座主讚
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
何爲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爲我穴西郊之地他
日以燼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某伏
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爲人有律行該通
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
橐金新護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爲記其
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某向遭先妣喪數爲水陸大供
覲享冥福師夜誦真諦響達旦聲韻遠暢愈于壯夫

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
世之妄人牽聯馳突于利欲之墜哀惡貯過以自封殖
伐滅天和投塗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
猶蚤夜惕惕恒恐浮軀之忽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
氏之于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
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復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
倪仲昂惟賢士曩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
歲季秋朔日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
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于人矣
至于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秘
書監程公踐歷寄任凡四十年風跡凜凜德惠在民及
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
榭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
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
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高會劇談大笑如少
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

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
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
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一子恩及其猶子所以
公之幼子尙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爲丞于大理則昆弟
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于鄉黨而推尊之也郡
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
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
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
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

謂之善慶尚虛西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爲二千石則前史錄以爲嘉事後世藉以爲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傍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爲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某同郡人也喜公之落成而不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

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淨德集卷十四

淨德集卷十五

宋

呂

陶

撰

論

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攷信大槩以簡易為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為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絕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眾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

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聘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隳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

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業率有攷據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不可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旣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

之變規規于章句之習務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
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
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
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
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不可以文辨故
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
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祲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
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
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

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
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剗制其效遠者
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
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
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
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
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監
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論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
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爲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畧而不言者旣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

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

于成著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于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

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坤爲陰故其策三十有六此九六之數抑又合于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著之意而繫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籌之奇而歸與

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于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為本以動為末靜者得之於不為不為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案此下數之極也卦以脫二字八而生位以六而定書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

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為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于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于六爻之

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于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

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序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

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爲中

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

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放信夫物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

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于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雨

未及于下雷未宣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需待也上下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

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于外家

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于外以及于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于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

居于上號令不及于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于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爲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于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恒也風散雷動百物鬯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于澤蓄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

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耶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軻論

案以上四篇原闕今據論畧所敘存其目于此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所歸星之經躔

次舍合散犯守紛錯混亂莫得而悉然所統者北辰也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為四瀆離為百川蕩溢汎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邇上下險艱易直或嚮秦蜀或通吳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也道德仁義者其微發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明見于禮樂籠絡萬世之前馳騁千載之外弛張變化與天地同其歸可

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侈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爲巍巍蕩蕩舜爲恭己而治禹爲無閒然衛靈公問陳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信則荅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

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徬徨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而乃問陳答禮貴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可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爲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生送死必條其詳其迹雖類迂濶其心則仲尼無異焉惜乎苟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爲豪說侈論往往越于名

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爲仁義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師之者聖人也荀卿曰堯舜跖其性一又曰禮義生于聖人之僞則萬世安所師乎爲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推而倣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後王則萬世安所倣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名教之外也越於名教之外則何爲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啟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躋羸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晷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爲首

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踣與羸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立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蓋有憂患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適

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旣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敘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以解剥其義而數繹其教關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

後世之心而不獨爲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歷合而又有顓頊歷夫歷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疏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歷耶其數雖有小差尙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顓頊歷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旦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違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

唐虞論

人之心苟有以大受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則天下之不足容也履安閒逸樂之時而常懼及乎收亂則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賈也所畜素厚而所享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不忘銜蹶之變乃善御也所向

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慊然如不滿祿之萬鍾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千日之安則習之以爲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妄其所施也以一心之所存而得失所關如此世主豈可不深窮其原而慎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役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齊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恬然自處若無事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其教化足以召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爲萬世之準其安如

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傲襲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是以聖人之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不以天下動其心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爲容而萬事之多不足爲治矣夫昔者嘗聞堯舜之爲君當時號爲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及之名乃觀諸傳記以求夫所爲然者而見其行事不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爲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竊以爲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大過于人

者而當時號爲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卽而推之
蓋凡所謂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爲之焉耳且堯自
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
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
有之而未嘗少怵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鋤
啜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
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
恭允塞之德臨可封之民成無爲之功而兢兢然日行
其道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與其臣下相與謀議
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奉若
天命順時慎徽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
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爲人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
在其中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夫既有二帝之資行之而至孰謂
不可乎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爲商商有天下七
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爲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

餘年而後化爲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爲治之有厚薄也體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爲治必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也聖人之所爲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徵倖決溢乃得一漑今歲爲腴而來歲

爲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爲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苦窳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子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惡不至播于萬民則天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歷二千年而纔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君莫不欲歸于一以全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

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爲天子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彊其衆以暴其威也而三代之軍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

一以爲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于目前務爲利于後世其名雖類迂闊其實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

而子孫享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為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邛行而求及前也夫

秦論

此篇原闕今據論略所叙存其目於此

淨德集卷十五

